

Marguerite Duras
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
塔尔奎尼亚的小马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塔尔奎尼亚的小马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塔尔奎尼亚的小马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马振骋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82-9

I. ①塔… II. ①杜…②马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0442号


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7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Callimard, 1953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09-2006-160号

塔尔奎尼亚的小马
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马振骋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 字数9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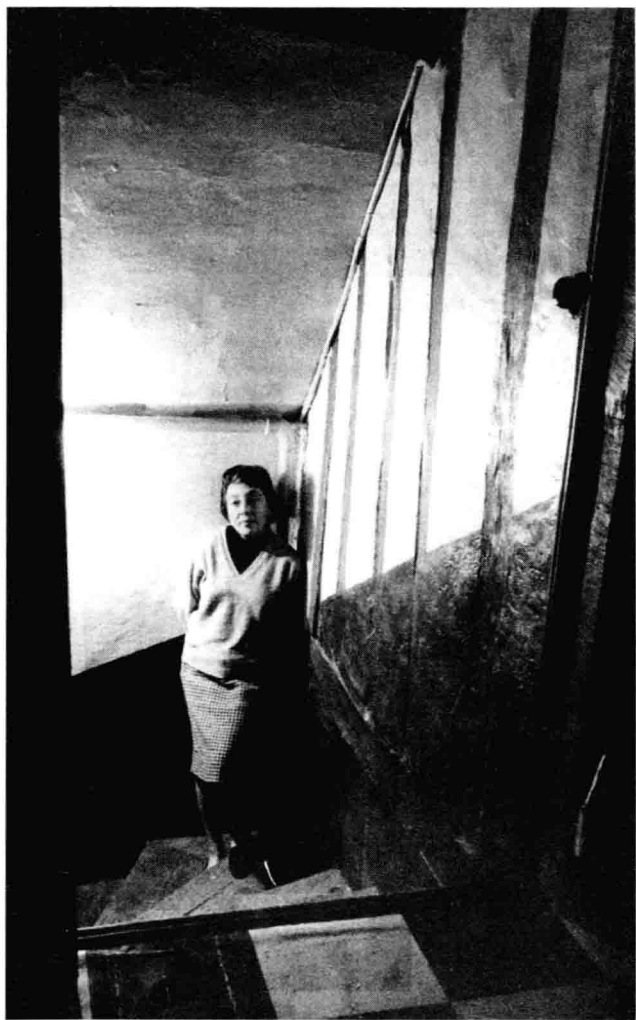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82-9/I·3945

定价:3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39907735



致吉内塔和埃利奥

第一章

萨拉起床很晚。已经十点多了。气温没变过，还是热。每天早晨总是要过上几秒钟才想得起来大家到这里是来度假的。雅克还在睡，女仆也是。萨拉走进厨房，吞下一碗冷咖啡，走进游廊。孩子总是第一个起床。他全身赤裸着坐在游廊的台阶上，正监视花园里壁虎的走动、河里小船的行驶。

“我要去乘汽艇，”他看到萨拉时说。

萨拉答应他。孩子说的有汽艇的那个人来了才三天，谁都还不怎么认识他。可是萨拉答应孩子要带他上这艘汽艇。然后她到浴室找来了两罐水，给孩子淋了好一会儿。他瘦了一点，面有倦容。夜里谁都得不到休息，就连孩子也是。这两罐水用完，他要再来几罐，然后还要几罐。她

去取水。他在凉水下笑，复活过来了。淋浴一完，萨拉就要给他吃中饭。在这里，孩子从来不太急着吃东西。这个孩子爱喝牛奶，牛奶在这里一过八点钟就变酸。萨拉冲了点淡茶，孩子机械地喝着。给他什么他都不吃，又去盯着小船和壁虎看。萨拉在他身边待了一会，然后决定把女仆叫醒。女仆嘟囔了一声，没有动。这与别的一样说明天热，萨拉也不比叫小孩吃东西那样更坚持。她淋浴，穿上一条短裤和短袖衫，接着因为大家都在度假，她也就没事可做，除了与孩子并排坐在游廊的台阶上，等待他们的朋友吕迪到来。

河在离别墅几米远的地方流过，宽阔色浅。路沿着河流一直延伸到海边，远处汪洋一片，油光光的发乌，笼罩在奶白色的薄雾中。这块地方惟一美丽的东西就是这条河。地方本身，并不美。他们到这里来度假就是因为吕迪他喜欢。这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子，——西方国家年代悠久的海，是世上最封闭，最炎热，最多历史沧桑的地方，不久前还在海边打过仗。

因而，三天以前，确切地说三天加上一个夜晚以前，一位青年踩着了一枚地雷，在山里，就在吕迪的别墅

上方。

事故发生的第二天，那个有汽艇的人来到了酒店。

这座山的山脚下，沿着那条河，有三十幢房子，一条七公里长的土路把它们跟其他地区隔开，路在这里的海边停住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的。这三十幢房子每年住满了来自各国的夏日旅客，这些人都有这个共同点，就是吕迪在这里才把他们招引过来的，他们相信大家都会爱在这些荒野度假。三十幢房子和沿着房子前仅仅只有一百米的碎石路。吕迪说他喜欢的就是这个，雅克说他不讨厌的就是这个，这地方什么都不像，那么偏僻，以后毫无扩展的希望，由于山太陡峭，河又太近，萨拉说她也不喜欢的也是这个。

吕迪和他的妻子吉娜十二年前来到这里。他还是在这里跟她认识的。这事已有十二年了。

“汽艇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。”

只有这个人是偶然来到这里的，不是因为吕迪的缘故。一天早晨他乘了他的汽艇来的。

“等一天我们上那艘船去，”萨拉说。

“哪一天？”

“不会多久的。”

孩子全身淌汗。这年夏天全欧洲都热。他们到了这里，也在受夏天的罪。在这座山脚下，山太近了，萨拉觉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她对吕迪说：

“我肯定就是对岸也会凉快些。”

“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啦，你一点不了解这地方，”吕迪说。

雅克对两岸的区别没有意见。对萨拉来说，那里夜夜显然会有清风吹起。对岸确实有二十公里的平地绵延到山前，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，扫雷员的父母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。

她去取水，给孩子湿了湿额头。他很高兴让人这样做。三天以来，事故发生以来，萨拉避免去拥抱孩子。吕迪到的时候，她给他穿衣完毕。那时十一点钟刚过。雅克还在睡，女仆也是。吕迪来后，孩子换了游戏。他开始在她刚才给他洗澡的地方玩沙堆。

“早上好，”吕迪说，“我来看看你。”

“早上好，吕迪，你可以去把雅克叫醒了。”

吕迪抱起孩子，咬他的耳朵，把他放在地上，走进雅

克的房间。他一进去就打开护窗板。

“现在还不起来，你什么时候游泳？”

“那么热，” 雅克说。

“比昨天要好一些，” 吕迪说，语气很肯定。

“你什么时候才不会拿人开玩笑。”

吕迪不会为热叫苦连天，就像一棵无花果树，就像那条河。他让雅克醒来，自己出去跟孩子玩。萨拉站起身，梳头。吕迪说到汽艇的魅力，说它开得跟汽车一样快。他也如同孩子那样很想上那个人的船。听到他说话，突然萨拉想起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。现在已有八天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在一场争吵时，雅克把这些话说给她听。那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后的第一天——除非是在争吵时她听到了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——山上发生了那桩事故。在这个早晨以前，她没有时间去想吕迪说她的那些话。由于山上出了事故，也可能是由于那个人和他的汽艇来了。

“你跟我们一起游泳去吗？” 吕迪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哦，说到这儿，他们一直还在山里吗？”

有两天三夜，扫雷员的父母在捡他们孩子的尸体残

片。有两天他们固执己见，坚信还有没捡到的。只是从昨天开始他们不再寻找了。但是他们还没有离去，没有人清楚这是为什么。舞会已经取消。全镇哀悼。大家在等待他们离开。

“我还没有去过，”吕迪说，“但是我从吉娜那里知道他们还在。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拒绝在死亡报告上签字。尤其是那个母亲。三天来要求她签字，她连听都不听。”

“她没说为什么吗？”

“好像没说。你为什么不跟孩子去游泳？”

“太热了，”萨拉说，“还有这条白痴路，直到海边看不到一棵树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真没劲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

吕迪低下眼睛，点燃一支烟，没有回答。

“以前还有一棵树，”萨拉继续说，“竖在广场上。他们居然把所有的树枝都砍了下来。在这个地方，显然他们跟树势不两立。”

“不，”吕迪说，“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，我跟你说过。自从路上铺了碎石子后树就死了。”

“碎石子从来没有弄死过哪棵树，”萨拉说。

“有，”吕迪一本正经地说，“真的。这里不是一个专门种树的地方，这点我是同意你的。种无花果树可以，橄榄树还行，小月桂树也还行，种地中海的小树都可以，但是其他你要的那些树，那可不行了，这个地方太干燥。但这不是谁的错。”

这回萨拉没有回答。雅克正在起床。他进了厨房，喝他的冷咖啡。

“我喝了咖啡就来，”他对吕迪说。

“注意啦，”萨拉继续说，“或许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，这有可能，但是那样就不应该把碎石子铺到树底下。”

“他们不知道啊。这里的人，就是无知。”

他们待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。孩子听着他们。他也对树有了兴趣。

“我看到那个人在他的船里，”吕迪说，“他在洗船，在洗船，正对着酒店的门前。”

萨拉笑了起来。

“我也真的喜欢乘上那艘船去遛遛，”吕迪笑着说，

“但不是一个人，跟你们大家。”他又说：“现在也跟这个人算是认识了。昨天晚上他到滚球场来了，就这么一下子跟我们玩了起来。”

“后来呢？你跟他谈起他的船了？”

“那还不至于，”吕迪说，“到底只是刚认识。”

“我，”孩子说，“我跟爸爸和吕迪去游泳。”

“不，”萨拉说，“我还是要说今天早晨你别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吕迪问。

“太热。”

“我要去，”孩子说。

“阳光对孩子有好处，他们也经得起晒，”吕迪说。

“我确实夸张了一点，你要去就去吧，”她对孩子说，“你爱做什么做什么。”

萨拉对吕迪友情很深，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愿意听。孩子瞧着她不敢相信。

“你要去就去吧，”她又说了一遍。“你们要去都去吧。”

女仆走出屋子。她用力揉眼睛，对吕迪很可爱地问了声好。男人都使她动心，就像对牛奶动心的猫。

“你好，吕迪先生。”

“你好，你们这房子里的人都起得这么晚。”

“热得没法闭上眼睛，那也只好在早晨睡了。”

她走入厨房，也喝起了冷咖啡。雅克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浴室里淋浴。吕迪坐在游廊的台阶上有意盯着河看。萨拉坐在他旁边，抽烟，同时也盯着河看。孩子在花园的草丛里搜索，试图抓住一只壁虎。

“那么，他球玩得好吗？”萨拉问。

“不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他挺客气。有点儿……冷淡……就是这样，安安静静，但是挺客气。”

女仆出现在厨房窗子前。

“那么，中午吃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萨拉说。

“您不知道，那不会是我知道吧。”

“大家去酒店，”雅克从浴室里喊道，“我不在这里吃。”

“那就没必要带了我来度假了，”女仆说。

“他呢？”

她指指孩子。

“他在这里吃，” 雅克喊道。

“不，” 孩子说，“我跟大人一起上馆子。”

“或许可以把他带去吧，” 吕迪说。

吕迪非常喜欢那孩子。

“不，” 雅克说，“我要大家安安静静吃上一顿。”

“您给他买些牛肝吧，” 萨拉说，“还有番茄。”

“牛肝，” 女仆说，“这里的人怎么说的？”

“Fegato di vitello，” 吕迪笑着说。

吕迪很容易笑，雅克也一样。

“这里的话我总是说不像，” 女仆说，“您要给我写下来。”

“Fegato di vitello，” 吕迪又说了一遍，“我给你写下来吧。”

女仆带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走到游廊前，递给吕迪。

“你们都是上哪里去买肉的？” 吕迪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 萨拉说。

“上肉铺，” 女仆说，“那里卖的要比给扫雷员父母肥皂箱的怪人好。”

雅克从浴室出来，头发湿湿的，光着上身。

“说来也是，”他说，“他们还在吗？”

“还在，”吕迪说，“我相信是那个女的不肯在死亡报告上签字，那个男的他会签的，女的就是不干。”

“这很可怕，”雅克说，“想到他们今后还是会让她签字的。”

他看看吕迪，然后萨拉，然后又是吕迪。

“好啦，去游泳吧，”他对萨拉说。

“我就是去也要等会儿去。”

“那么我们走吧，”吕迪一边站起身一边说。

“还是去吧，”雅克又说。

尽管他们都觉得对方不可忍受，这些朋友还总是要求每个人都在晚上，甚至夜里，跟别人一起出现在滚球场上。这也没有阻止吕迪说起她时说出他对她的看法，也没有阻止雅克承认是这么一回事。她要女仆去找孩子的帽子。女仆去找。找了好长时间。

“你要是不去，那你接下来做什么呢？”雅克问。

“我接下来看书。或者什么也不做。”

一段时间过去了。

“帽子呢？”